

新疆見聞



著前盧

行印報日央中京南

盧

前著

新 疆 見 聞

南京中央日報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出版

新疆見聞

定價：每冊國幣

元

著者 盧

前

出版者 中央日報社

印刷者 中央日報承印部

地址：中山路三十九號

電話：二二四四六

經銷處 中央日報社及各地分銷處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新疆見聞」，是去年六七月間，我隨于院長到新疆時所寫的全部不過二萬多字。從八月二十三日起，在中央日報刊載，到九月一日止。本來有印成小冊子的計劃，因事忙一直沒有着手。最近，國人對於新疆漸漸注意起來，承好幾位朋友的敦勸，將這一年前的報導，再度呈獻到讀者之前。

雖然，這是一年前的事了，局勢多少有些不同，然而對於了解新疆，我這本一見聞錄一多少是有一點幫助的。這一年以來，新疆省政又有長足的進展，我的好友麥斯武德先生已改任省政府主席，張文白將軍依舊擔任行轅主任任迪化，我知道以我們的同心協力，定能鞏固西陲的！

冊中所印于院長的天山集，當時也會在中央日報刊載過，這兒所發表的是定稿，由嚴敬齋先生精寫，因來不及製鋅版，改鉛字印出來。更以我的西域詞記附在後面，可以與正文相印證。

又本書所用插圖，是攝影家許一夫先生的作品，中央電影製片廠所攝「天山之行」的電影片，也是出於許先生之手，在此並致謝忱。

盧

前

三十六年·六月十五，

新疆見聞

兩日到迪化

六月二十左右，我在上海聽程滄波兄談起于院長將到新疆去；等我回到南京，已是二十四日。于院長有邀我同往的意思，立即準備一切，在二十六日的早晨，便趕到明故宮機場。同行的除于二女公子念慈外，有嚴敬齋、王新令兩監委，秘書李祥麟，河北審計處長王覺民，兩位隨從副官王培芝、宋子才。中央電影製片廠新聞攝影技師許琦，連院長和我共十一位。專機定八時起飛，送行的人很多。飛行了一小時以後，發現機中所帶的油桶正在漏油；這時纔過了徐州，告訴了美籍駕駛員，經偵察後連忙向後轉，折回南京。

這時是七午十時，我們就在機場匆匆吃了午餐。將油桶換過，再行飛去。在下午二時到達西安上

空，西安正在大雨，濃雲密布，飛機很不容易降落，經二十分鐘的盤旋纔安全落在機場上。胡宗南、高桂滋和田雲青等均在雨中鵝候。由胡將軍招待到六谷莊進西餐。因為雨還在下，決計留在西安過夜，于院長住在高宅，我與覺民住的六谷莊招待所。當晚與胡宗南將軍縱談到深夜，我又將表弟劉慶會找來。傍晚會抽空去看張庚由，和王陸一夫人周沛霖女士。

二十七日，七時半到西安機場，加入于大女公子芝秀和馬文彥秘書。八時起飛，十時半到蘭州，谷正倫主席和高一涵等皆在機場迎接。老友郭竹書現任西北日報社長，他也來接的，就在航空站休息到十二時。繼續前進，在下午二時半飛到酒泉，我們乘一輛小汽車在城區巡視一週。三時半再繼續西飛，六時到了哈密，李專員、陳縣長來接。邀我們

去參觀蘇聯大營房。這兒人口是三萬八千，維吾爾佔一萬八千人，漢族是一萬五千，其餘的是東干和別的宗族。六時半又續飛，八時半抵達迪化。經過最熱鬧的南梁，進南門，一直到新大樓，所謂新大樓，就是盛督辦時所建造的，現在張兼主席便住在此處。說起新大樓，我可以用「遊龍戲鳳」那齣戲詞來形容：「大圈圈裏面一個小圈圈，小圈圈裏面又一個小圈圈。」我們便住在這個小圈圈中。十時半，張兼主席文白設宴爲我們洗塵。迪化時間比京滬約遲兩小時，下午十一時，天色還沒有黑。我們睡眠時，大約已是上午兩點，在京滬時間怕天已快亮了！

十四 族是一家

二十八日，上午九時，于院長到新疆監察使署訓話，我們都隨去，麥斯武德監察使和我在一二屆參政會同事，是一位老朋友，相見甚歡。監察使署職員四五十人，維吾爾族約佔三分之一。說起少數民族來，新疆一共十四宗族，是漢族、滿族、蒙古

族、東干回族、塔塔爾族、塔爾其族、烏孜別克族、哈薩克族、錫伯族、索倫族、柯爾克孜族、塔吉克族、維吾爾族、歸化族。有一位桂芬老先生將他們編成兩句七言：「漢滿蒙回錫索維，塔塔塔柯哈烏歸」。當真就有這許多不同的宗族麼？這是盛世才時代所分的，分得這樣瑣碎，連白俄歸化人也算是一族，可謂笑話。錫伯、索倫就是滿洲旗人在兩處駐防的，現在分成三族，其實這三族與漢人無異的。這天，上午十時，院長在新大樓接見陝甘甯青新五省同鄉會代表。午飯後，我一人去遊西塞公園，訪問閱微草堂遺址，到下午七時纔回來。晚上的宴會，到英美蘇三國領館人員和當地士紳。蘇聯總領事薩惟諾夫是他們人民外交委員會的遠東司幫辦，調任來不久。副領事以外，還有駐哈什噶爾的領事，剛來上任，也一同來赴宴。

二十九日，迪化記者公會在省黨部開會歡迎于院長和我。在上午十時，我們都到了。中央社迪化分社社長楊永頤主席，于先生的演詞主要的意見是

：「記者是人民的代言人，報館是人民的軍隊。希望大家多報導地方新聞，未來新新疆之出現，記者們應多負責任。」接着我就維吾爾在中國文學上的貢獻方面發揮一些，希望各宗族的文化能經過交流，綜合，能進於創造。全新疆就只這一家新疆日報，在迪化出漢文版外，還有維文版哈文版和俄文版。新迪的喀什、北疆伊犁都有分社。在迪化漢文版還能銷行，在南疆，漢文版比起維文版來，只佔百分之十的比例。維吾爾在全部中國說起來是少數民族，但在全新疆四百萬人口計算起來，他比漢族佔的比例多。午飯後，隨着于先生去訪問桂芬，和劉文龍兩先生。回來的時候，在省立民衆教育館坐了一會，圖書設備，都很簡陋。



號稱「迪化海蘭芳」的康巴爾漢

回到新大樓，聽說新任省政府委員兼副主席阿合買提江喀司莫夫，委員賴希木江沙比爾哈吉，伊斯哈克江穆那哈吉也夫，賽福鼎阿滋作夫，兼副秘書長阿不都克力木阿巴索夫及隨員十餘人在下午六時都由伊甯來了。所謂伊甯方面人士的來到，這是最爲大家注目的事。當晚，文白在新大樓用抓飯招待他們，于院長及我們這一般人都被邀請。這種抓飯是以羊肉爲主的一種維吾爾餐。九時半，迪化市政府舉辦晚會，看各族歌舞，一共是五宗族表演，歸化、烏孜別克、蒙古、塔塔爾、和維吾爾。號稱「迪化梅蘭芳」的康巴爾漢，還有第一歌手發日達，都有節目。那年輕的新省委兼副秘書長阿不都克力木阿巴索夫和我坐得很近，他講一口很好的漢話，他告訴我，他是民國二十九年在新疆學院高中畢業，大概也是塔斯干大學的留學生，今年纔二十四五歲，是新省委中歲數最小的一個。

三十日，麥斯武德在他住的明園招待我們，殺了四隻羊，是一餐極豐盛的抓飯，到了七十多人。

明園有水有樹，的確是一個好的去處。文白談起蘇聯曾歡迎歌舞家康巴爾漢姊妹去養病，現在她們便住在明園。這餐飯吃到下午六時才散，接着七時，應省黨部主任委員陳希豪兄之約，在黨部公宴，仍舊是抓飯。在我們沒有吃羊肉習慣的人，偶然一次還好，接連吃兩天的羊，實在有些受不住。

熱烈的七月一日

新的新疆省政府成立，全體委員宣誓就職典禮原先就決定在七月一日舉行。這一天上午九時，在北大樓有非常隆重的儀式。所有迪化黨政軍機關、法團、學校、民衆代表參加的有一千多人；英美蘇領館人士也來觀禮。誓詞是文白手訂，據說事前曾徵得伊甯方面各委員完全同意，有國文和維文兩種，原文是這樣的：「余敬宣誓，余誓以至誠在中央政府領導之下保障全省和平，擁護國家統一，實行民主政治，加強民族團體，並切實嚴禁貪污，嚴禁烟毒，嚴禁賭博。領導全省人民，共同努力三民主

義新新疆之建設。俾使全省人民永享和平自由繁榮康樂之幸福，如有違背誓言，願受天理國法之制裁，謹誓。」維文的由阿合買提與鮑爾漢兩位副主席領導宣讀。在干院長致監誓詞以後，張兼主席代表全體委員致答詞。很經濟的只費了一小時，完成這個典禮的儀式。接着十時在省府門前廣場舉行各界聯合慶祝和平大會。陳希豪兄任大會主席團總主席，由麥斯武德報告開會意義。其中有一段很精彩，他說：「有人說世界局勢很緊張，但是我們認爲世界一定要和平，而且和平一定來到新疆。我相信今天到來的和平是代表人民的願望，是符合中央的意志，人民和政府有了這種希望，所以和平也就一定到來。今天不但內地需要和平，中央需要和平，新疆也希望和平，就是代表人民的伊犁代表也希望和平。不但中國需要和平，就是鄰邦蘇聯也希望和平，蘇聯用盡了努力促進新疆的和平，就可證明他也希望新疆和平。今天由於中央、地方、鄰邦的一致努力，可以看到和平的基礎已經打好了。」實在，

也許是因爲地理上的關係，新疆人民對於蘇聯是特別推重的；任何地方，有蘇聯總領事到場，他便是被注視的一個人。這次伊寧事件，據說蘇聯曾經從中努力調解，所以在任何人的演講中，總特別提及的。在于院長，張兼主席致詞後，又通過致敬電四件：一蔣主席，一于院長，一西北行營張主任，還有一件是蘇聯駐迪總領事薩維諾夫。阿合買提副主席也說了話。隨即由司儀喊出「散會，遊行。」於軍樂聲中，走出遊行的行列，有的化裝和平天使，有的化裝平劇，有的走高蹻，有的穿著各宗族自己的裝束，一路喊着口號，唱着歌，向南轅走去，在下午四時纔結束。

六時，在西大樓又有和平宴會。席散後還有跳舞會，一直到深夜始散。七月一日，這一個可紀念的日子，就這樣匆匆地過去了。

各界人士的接見

于院長決定自七月二日起，每天上午九時至十

二時，在新疆監察使署接見各界人士，藉以探察民情。二日，一早我們都隨了去，這第一天接見的有奇台縣墾民代表劉鴻烈等，漢族文北促進總會主委劉效黎等一共二十五人，一直談到兩點一刻。三日，早上接見的是乃孜爾大河洪等五十餘。這種接見延長到二十多天，此處可以作總括的敘述，各界人士的請求與意見不外下列幾種：一是盛督辦時代查封產業請求發還的事項，說起這位盛督辦來，他統治新疆十二年，第一德政便是殺人，迪化所流傳的一首改唐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狗咬。夜來汽車聲，抓去知多少？」民間睡在半夜裏，一聽見汽車聲就爲之喪胆；如果在自家門前停了汽車，那只有束手待斃。雜語叫牢獄爲「巴黎子」，坐過牢的人，互相開玩笑的稱爲「巴黎大學同學」，在全新疆不管男女老幼，不是巴黎大學同學的就很少。你十年，我八年，坐過三四年被釋放的總算是「速成科」，很多很多的人只見其入，未見其出。真正做到「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老百姓的財產不被查

封的也絕無僅有，所以這種糾紛一直到今天還在清理中。一是移民墾殖事項，例如第一天所見奇台縣墾民代表便是。新疆全省相傳有十五個浙江省大，有的還說是十八個浙江省大；但人口不過四百萬，還不抵現在上海市一地的人口多。固然戈壁沙漠佔去不少，綠洲究竟不多；然而假使水利弄的好，沙漠未始不可耕耘，可惜人力太少了。前幾年在河西一帶招了墾民，這班墾民到達新疆，而地方行政當局一再更換；大家都把這件事忘記了，弄得這班墾民流離失所，無端替新疆添了一大批乞丐，而在少數民族眼中，便將這些貧苦的墾民作爲漢人的代表，「口內的漢人大概就是這樣」，他們心裏作如此想。當墾民們涕泣陳詞的時候，我們真激起無名的悲憤來。一是陣亡將士遺族請求撫卹事項；我們在內地對於伊籌事件，可以說完全不清楚，這一年八個月，我們都蒙在鼓裏；因爲和他們接觸，國軍傷亡很不少，這班陣亡將士的遺族爲着生活艱困，也來見院長。還有沙灘難民代表馬富春等；河南難童

代表王之培等在五日六日都來見院長請求救濟。來見的人數一天比一天多。維族來見的，沒有一個不是對與漢人通婚這件事提出反對，他們維族男人可以娶漢女，但維女絕對不願意她嫁給漢人。有的大毛拉談到維女嫁漢人時，居然淚流滿面，好像非常悲痛似的。

文藝座談

二日的下午，在雨中我趕到西門外，因爲新疆日報社黃雲遐社長特爲我邀約了迪化文藝界新聞界舉行了一個座談會。與會的有史學家迪牙闊夫，青年詩人伊不拉引穆提義，哈文會主委薩立士，新疆日報維文版總編輯艾斯海提，名歌舞家康巴爾漢，發日達，報社副社長張樂葛，漢文版總編輯馬次伯，中央社楊永頤等，和我一道去的有許琦。迪牙闊夫是帝俄時代駐迪總領事，現在已歸化了。他收藏中國古幣很多，他作的考古文章不少，有的用法文，有的用俄文，他能講不甚流利的漢話，他近作一

北庭五城考」一篇，這一天，他說漢人這漢字的來源，他說不久將寫成文章。這一位七十老翁，住在中國已三十多年，聽說他是沙皇的皇族，現在靠教書爲活，他見了我，非常高興，不斷的雜用漢語法語在和我談。伊不拉引穆提義是一個極可愛的青年，他現在警官學校任教。他通阿剌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他和我談詩，談波斯的詩。我當時提出唐代七言絕句、四行、二韻脚或三韻脚諸種形式與魯拜集的近似，便問他是否受波斯的影響？他說到中亞細亞各國的詩體，以及維吾爾八音節四行的詩式，這其間彼此相互的影響。中國七言絕句不能說沒有受到外來的暗示與力貫。他正在搜集維吾爾的民歌，已有八百多首，將編爲一集，這爲一件極有意義的事。當他爲我譯了幾首，我一邊譯成了越調天淨沙。同時薩立士要我爲哈薩克文化促進會題壁，我寫了一首詩，穆提義立即也翻成雜文。我們毫無顧忌的在談中國文化，中亞細亞的文化。

我想：我們中國在沒有開關，沒有接受海洋文化

以前，西域是我們的門戶，我們的文化還純粹是大陸文化，中亞細亞地帶是我們文化交流的重鎮。自從我們模彷彿日本，進而模彷彿英美舉辦學校教育，於是我們開始與大陸文化隔絕。在內地找幾個通波斯、土耳其語言文字的人少極了，也好似在新疆我們熟習的英語完全失其效用一樣。今後要發展空運，世界文化一定將海洋大陸打成一片；目前將中原文化輸到邊地固甚緊要，而將邊疆文化輸入內地也是一件有價值的事。俟穆提義這種青年，內地大學應當延聘，而大學的中文系至少對於西域文字應列爲科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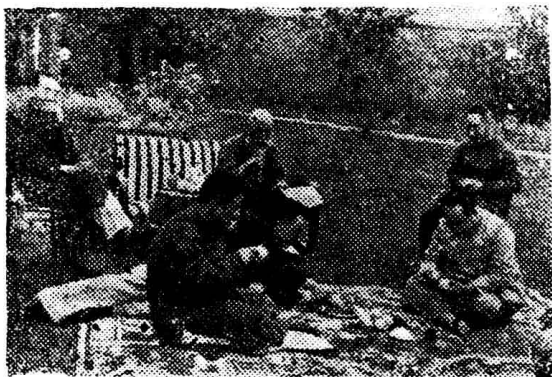
在座談中間，有聚餐，大家都發言的。最後我舉起酒杯說了幾句出自肺腑的話：「諸位同文，什麼漢人、維吾爾人、哈薩克人，只不過是一房房的兄弟，中華民國是我們大家的家庭。無論是史學、繪畫、音樂、詩韻、小說、戲劇，我們要儘量發揮地方色彩，而我們共同努力的目標，是要完成這大時代中新中國的文化，我們一面整理發揚過去的成

績，一面要創造嶄新的紀錄。我很榮幸受到諸同文的歡迎，我將竭盡我的智慧，爲我們中國文化界服務，可系！可系！」最後我學了一句維語。一直到上午一時，纔回寓處。

喜事重重

三日，隨着于院長由監察使署回來。下午七時應廣祿、趙波、謝永存三君的宴會，他們住在滿城，做的爲麵飯，非常可口。廣祿是伊犁人，最近又發表任立法委員，他正準備啓程赴京。趙波是省黨部委員，謝永存是書記長，謝夫人陳楚南女士原來是我舊日的學生。抗戰勝利以後還沒有回過南京，她問南京蕪湖一帶的情形很仔細。四日，新任第一區行政督察專員艾林郡王夫人哈德萬女士就職，也請于院長去監督，這是中國第一位女專員。院長在監察使署就擱很少的時間就趕去了。下午四時，美領事爲美國開國一百七十年紀念和菲律賓宣布獨立紀念在領館舉行茶會，我們都去參加。美領事華德

君是一個活潑愉快典型的美國青年，說話不多而句句中肯。我們從領館出來，順便去參觀新疆貿易公司，舊日叫做土產公司的。經理李肅然用冰淇淋、西瓜招待大家。下午八時，漢文會有陝甘青新五省同鄉會歡迎于院長大會，演出秦腔與郿子。什麼叫做郿子呢？據嚴敬齋說：「應當寫作媚胡子，又叫做走馬子，這是一種地方戲，唱的盡是小曲。在辛亥革命以後，將他革除了；誰知山陝西流行到甘肅，又到口外來了！」于先生說：「我小時候會見過郿子，因爲這種戲在郿縣郿縣一帶流行，所以叫郿子。我已四十歲年沒見了。可惜今天所演的有些走樣了。」這晚演的有三齣。對花、賣水、和沈箱。沈箱就是杜十娘怒沈百寶箱。名角叫做馬秀貞，父親是涼州人，母親也許是維吾爾人，她是一個「二轉子」。五日，中午，劉參政員文龍在家設宴，他曾任新疆主席，一肚皮的掌故，在「巴黎子」中坐過十年。晚上，陶總司令峙岳、宋參謀長希濂在東花園請我們吃飯，提起東花園來，大



大有名，會招待過黃慕松、羅文幹，是一個請客的去處，也是一個有名的刑場。當晚西大樓有十四團體聯合舉行歌舞大會。關於新疆的歌舞，我在下節另行敘述。六日，于院長招待各族，出席的六百多人，我們幫同

招待。即席，大家提議以榮譽公民贈于先生。麥斯武德的答詞也很精彩，他說：「今日不僅是受于院長一人的招待，是等於受國內四萬萬同胞的招待。今天院長說的話，不是院長

一人的話。也等於四萬萬同胞的話。新疆的和平，院長在內地時已指示我們，慰勉我們的了。未來的幸福與和平，因院長今天的預示，使我們深信而不疑——一片歡呼聲，結束了這個餐會。

于院長會抽空到蘇領事館去答拜一次。領館在南樑，比起駐在中央的任何大使館的規模大了不知多少倍，有醫院、書店、電影院、運動場；常常招待民衆，聽說現在辦理國籍登記，登記爲蘇聯國籍的人不在少數。可惜我那天沒有隨于院長去拜訪薩惟諾夫總領事。六日下午，往老滿城赴馬呈祥軍長宴，這一帶風景很美。回城以後，又看天山劇團演出的「雷雨」。

新疆的歌舞

新疆省，在中國可以說是一個歌舞的仙鄉。無論在北疆或南疆，城市或鄉村，男或女，皆興高采烈的去「圍浪」。我們在迪化，看過幾次歌舞表演，無論是烏孜別克、哈薩克或者維吾爾，在歌舞上

雖然作風不盡相同，但也沒有什麼顯明的差異，只有歸化族所表演的純是俄風。康巴爾漢，想起她的名字來，正像平劇中的梅蘭芳，可謂舉國皆知；她會到過蘇聯，在傳統的維吾爾舞術中略有改進，步伐、指法皆極乾脆有力；尤其是「搖頭」，在維舞中「搖頭」是表示情熱的最高峯，身體不動，一腦袋搬家」似的搖著頭，不是很短的時間所能學會的。伴奏的樂器，有揚琴、胡撥、提琴、手打的鼓等，尤其是哨吶，迪化有一位叫做阿不都古爾的吹得最好，他能用哨吶，吹口內的曲調、平劇，甚至於能把道白吹得清清楚楚；他又是一個天才的丑角，只要他一登台，四座無不鼓掌。

我們聽過的曲調太多了。一個叫做「比勒錫克」的，是用玉鐲來舞的，表示一對男女相愛的情形。還有一個「塞納布露不爾」，意思是「小鳥的歌聲」，一個青年求愛，終於得到對手。「羅麻楞」，是一個單人舞，最後張開巾帕來，上面有我們的國徽，這一定是「舊瓶新酒」。我最愛「那格銳加

烏蘇」，這個舞曲是表演梳粧的情形，前面三種是烏孜別克的，這一種是維吾爾的。他們最後喜歡演奏一個大場面，叫做「桑桑靡地桑」，大家拍着手唱，據有位朋友翻譯給我聽，其中的歌詞，有：「你，你是我的你，你像酒似的沈醉了我，你像火一般燃燒了我。只有我和我的愛人能知道，別人都不知道，我那一晚所遭受的痛苦啊！」又：「沒有經過冬天的杜鵑不知道春天的可愛，沒有受過痛苦的人，不知道痛苦的滋味。」從這種歌聲中看出他們是有熱情、有活力的。

南疆比起北疆來，似乎歌舞之風更甚。我以為喀什噶爾應列第一。在喀什樂器中尤其笛子最好，名歌舞家有土爾松漢，木娜外熱漢，伊和悌熱孜漢、慢石皮也漢、伊和悌白熱漢、和一個女孩叫做阿扎悌漢的。木娜外熱漢剪了髮，伊和悌白熱漢也才十來歲，聽說她九歲上出嫁，去年把小丈夫死掉，還丟下一個孩子，她是伊和悌熱孜漢的妹妹。他們愛唱新的「三民主義歌」，對於「總理爸爸」很崇

敬，聽說這歌是梁寒操兄到過新疆以後，才編製的；想來也是用舊曲作底子。但，站成一行表示平等，結成一圈表示團結，每一姿態都有意義；她們唱的「桑桑磨她桑」更動聽。在阿克蘇，我們看過一次「塔依爾，棗娘」。庫車的歌舞似乎經過修訂，很現代化的。焉耆的歌舞中，蒙古舞比較佔重要地位，這也是一個特殊的例子。

總之，任你走到新疆那一個角落，總可以看到「團浪」。漢人在這「團浪」潮中常常自有愧色，好像沒有什麼可以演出的。于先生曾笑說：「爲什麼不打一套拳，插在他們的節日裏呢！」不錯，的確打一套拳，用音樂伴奏起來，在歌舞的表演中，也是很合色的。

南花園之宴

七日上午十一時，張兼主席邀至南山廟兒溝去遊覽。阿合買提，鮑爾漢夫婦，麥斯武德，法院的何崇善院長、教育廳長賽福鼎、建設廳長伊敏、民

政副廳長賴希木江和哈德等專員都陪同前往，在松林中鋪了地毯，大家喝了馬奶，野餐完畢，已是六時半了。往艾林郡王的蒙古包小坐一會，進城天已黑了。八日，晚有蔣師長漢城之約，談起去年伊甯事變時，我們有一部分部隊退到蘇聯國境，被他們繳械，當時有一位連長不願意繳械，舉臂高呼：「我們中國人願意和我退回中國的，快上馬！」當時，對方開了槍。他們一邊走，一邊打。經過沙漠，飢餓不堪；殺了坐騎，吃馬肉喝馬血，等到回來只剩了十幾個人。我們聽漢城說着這一段壯烈的故事時都非常感動。九日，于先生在監察使署接見客人以後，十時趕到西大樓，向教育界講話，我和覺民陪着去。于先生講的是「國父的少年時代」，將建設新中國、新新疆的責任放到大家身上，要青年們負起這大時代的担子來。說起新疆教育真不像話，這幾年來，一本教科書也沒有，小學畢業生已是很沒有資格的公務員了。全省沒有高中，初中有的也不像樣，好多教師埋怨那前任的許廳長，說他不會有

一點成績，同時他還自兼新疆學院院長，學院也沒有辦好。現在這襄福鼎廳長聽說是一個作家，自己並不能主張，一切要請教顧問，而顧問不時要請領館指導的。如何整頓新疆的教育，我看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十日，這是很可紀念的一天。午後一時，維哈烏塔各族工商各界一千多人在南花園葡萄架下，歡宴于院長，省府新任各委員，黨政軍的首長，各國駐迪領事。先用水菓、古梅斯、烤羊肉、和大量的馬奶敬客人。由民衆代表阿不都愛哈提致詞。外面奏的是維吾爾樂，又有些人在「圍浪」。這時，由爰司爰大毛拉將金章贈獻蔣主席，請于院長轉呈。同時，贈與張兼主席，阿合買提、熱合木江、前伊甯代表阿不都海依、伊甯專員艾利漢特拉、副司令依沙克、烏斯曼巴都。此外麥監察使、伊敏、艾沙、鮑爾漢、阿不都里；一共是十二人。最後他們喊了三個口號：自由平等萬歲！平等待我隣邦萬歲！永久和平萬歲！當時將雅族衣冠一襲獻與于院長



，這是伊斯蘭教至高無上的崇敬。于院長起立致詞，道：「我得到這同衣冠，是我同胞平的榮幸，爲烤答此惠與，當羊爲人民所願的，自由幸福而奔吃走。我來時，

蔣主席再三叮囑，要我代表向受苦難的新

疆同胞慰問，可見蔣主席對新疆是關切的。今天接受大家獻主席的金章，和各位對主席的愛戴，最後我要補充三個口號：「中華民國萬歲！中華民族萬歲！三民主義新中國萬歲！」這時掌聲，歡呼聲，

充滿了南花園。伊甯來的委員們有的仍然穿着他們的制服，綠色的肩章，星月的金徽，添上新的金章，滿臉掛着笑容。這的確是很可紀念的一天。

十一日，由監察使署出來，我隨于先生去訪問中央社。七時，外交特派員劉澤榮在公署約宴。遇到薩惟諾夫，他說：「你這中國的普式金，我願意你認識我們的西蒙諾夫。」我告訴他，我已得到西蒙諾夫的戰爭詩集，可惜是蘇聯文，如有英文譯文，我一定一口氣讀完了。他歡迎我到領館去，並且設法爲我覓西蒙諾夫的著作。我們談的很久，回新大樓時，我頗有酒意，藉着酒意，我向文白陳訴我的意見：「幾天來聽到貴主席的政見，非常佩服，我也知道新疆的人民極擁護你。但說一句就要做一步，現在這種局面，你非以二十年三十年的耐心不能使新疆上軌道。縱然中樞要倚重你，但你決不能離開新疆的。國家要這一片疆土，一定支持你；你爲國家，恐怕也非終老新疆不可！」賢明如張兼主席，我想他決不怪我這直言的。

二十三寺坊的集會

十二日，下雨，因爲我們計劃到南疆，大家各製短服一套，大皮靴一雙。我爲文白的囑咐，關於「天山大學」的事電朱部長。又電南京中央日報，將我們的行蹤告馬社長。午後，聽說南樑發生暴民劫持維族女子嫁給漢人的，不管結婚多少年，有無子女，一律趕到清真寺去另行擇配。弄得男啼女哭，秩序大亂。十三日，麥斯武德補行就職典禮，請于院長監誓，我們也隨去道賀，又聽說南樑發生一件命案，是一個空軍大隊的漢族青年，和一個維女在街上走，被人暗殺了。搜尋嫁漢人的維族婦女的事，格外來的兇了。晚上，和覺民兄到保安副司令巫建章兄家晚飯，回西大樓看勝利團的平劇，想不到演的那麼好，扮「花果山」的孫悟空那角色不讓張翼鵬。十四日，和覺民，念慈又到巫家，吃了午飯，到監察使署賀陳世傑科長結婚。午時回寓，短服皮鞋都送來了。約馬文彥去逛舊書舖，毫無所